





第一一四四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晦

庵

集(二)

宋朱熹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三十六

詳校官庶事臣朱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江晉

欽定四庫全書

晦菴集卷三十六

書陸陳辨各

宋朱子撰

答陸子壽

蒙前及附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然猶謙遜博謀
及於淺陋如此顧素何足以知之然昔遭喪禍亦嘗致
之矣竊以為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
易矣尚復何說況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為允悞

欽定四庫全書

晦菴集
卷三十六

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
死以至祥禋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
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為既不得
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
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反於寢練而後遭廟
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於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
遂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
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坐之後明日

乃祔于廟以為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不審尊兄今已如何行之願以示教若猶未也則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撤去几筵或違稍近廟處直俟明日奉主祔廟然後徹之則猶為亡於禮者之禮耳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卷三十六

答陸子奇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政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違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攷然穀梁但言壞舊

廟不言違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自一旬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為合於人情也朱喻方證雖詳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漂致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人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攷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遂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卷三十六

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單原鄭邠為文之昭邦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遞遷爾此非今者所論之急但謹言之以見宋說考之未精顯此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於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為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後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六

四

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乎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啻高明以為如何然亦不特如此熹常以為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關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祖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闕併及之幸恕狂妄

答陸子美

伏承示論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跟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為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攢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六

五

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為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桎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

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答陸子美

前書示論太極西銘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質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素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論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者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即無形器之物即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為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

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
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
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意本說固欲如此
也今詳來海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
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
則又不得不而不辨也意之愚陋竊願見更於二家之
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
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六

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
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
則徒為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即是
來論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
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予
靜歸來必朝夕得欵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
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
益也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內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卜

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闕畧其
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
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為是足以上究聖人
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
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求之高閣
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陸子美

示論縷縷備悉雅意不可則止正當謹如來教不敢復
有廢瀆也偶至武夷匆匆布叙不能盡所欲言然大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六

已不敢言則亦無可言者矣

寄陸子靜

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而源流深
遠宜腐儒鄙生所能窺測不知對揚之際上於何語有
領會區區私憂正恐不免萬牛回首之難然於我亦何
病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造之渙所養之厚益
加歎服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

慈嶺帶來耳如何如何一笑煮衰病益侵幸叨祠祿遂為希夷直下諸孫良以自慶但香火之地聲教未加不能不使人慨歎耳

答陸子靜

昨聞嘗有弓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宿留吾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為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欽定四庫全書

論學集卷三十六

上

痛與砭礮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煮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此數日來病軀方似畧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耳今日用功夫頗覺有刀無復而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答陸子靜

稅駕已久諸况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處却在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益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為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為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李子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

欽定四庫全書

論學集卷三十六

上

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却天生氣質却未必如乃翁樸實頭無許多勞攘耳

答陸子靜

學者病痛誠如所論但亦須自家見得平正深密方能藥人之病若自不免於一偏恐醫來醫去反能益其病也所論與令兄書解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等語或恐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

俟幸因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使似居士兄
遽斷來章也

答陸子靜

十一月八日熹頓首再拜上啟子靜崇道監丞老兄今
夏在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又
苦無便不能即報然懷想德教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
嘗不西望太息也此日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
兄令子姪眷集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各佳勝熹兩年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三十六

上

兄優無補公私第深愧歉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顧前所
被已極叨踰不敢冒進以速龍斷之譏已遣人中堂懇
免矣萬一未達所當力請以得為期杜門竊康履繹陋
學足了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
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
於理雖婦人小子有所不棄或非理致雖出古書不敢
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
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

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為去取

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
所取舍未足以為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
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善者又安可以遽絕古書為不
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覆其於無極太極之
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
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
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三十六

上

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
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古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
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為
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
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
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
先而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
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

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辭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轆將來到此終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

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取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恍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信也今乃深誠無極之不然則是真以太極為有形

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入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真無耳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三十六

十一

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然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喜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而亦為此言耶老

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米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米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

正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

之義如

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如何

答陸子靜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三十六

十一

也

無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辨或者之說誠為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于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人能弘道止敢悲布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六

意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為的當意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止請卒條之

意詳此說益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意固已謂不言不為少言之不為多

矣若以為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為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為湮無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頗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嘗止固異不同也

意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其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為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六

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諱也
意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

更請詳看意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益曰使我眾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

欽定四庫全書

論衡集卷三十六

子

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

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

推此一餘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

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為中止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意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益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益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

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請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不能無失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止道器之分哉

欽定四庫全書

論衡集卷三十六

子

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為如何

此一條明切要畧如思索便見愚言不為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即又曰達道彼非
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
此中字是就氣象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
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
為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
書乃獨截自中馬止矣而下此安得為不誤老兄本
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
失而反為不改之過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六

來書云大傳止孰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
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內而取
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
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
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為
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
極為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止道耳前又云若謂
欲言止之上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又如曰

無為之為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
夫有此

說當疑其贅今乃正使得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
者方如欽夫之處遠也

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

晚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

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

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六

強生分別曾謂不高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來書云夫乾止自反也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

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

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

古亘今擲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是俗談即

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迴避況今雖偶然

道者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宅人陸實

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意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六

五

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論曰甲與乙辨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素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非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為直改直者為曲也亦非謂都不問

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為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苟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粗淺之心挾忿懣之氣不肯暫置其是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況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來書云書尾止文耶

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子靜策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六

五

篇皆親手點對令默封納先欲作書臨行不肯作此

是德功本語不知來喻何故乃爾此細事不足言世俗毀

譽亦何足計但賢者言行不同如此為可疑耳德功亦必知是諸生所答自有姓名但云是老兄所付令寄來耳

意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

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

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

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